

北方下雪了,江南却等不来一场霜,父亲为此很焦急:菜地的高秆白早已熟透,却等不来一场浓霜的“沐浴”,而不经霜的萝卜也难“动(冻)心”……

清楚记得,小时候的初冬,小麦种下不久,那些结在草木上的露水就有了硬度。古人说这是“露凝而白”。某一天傍晚,风越刮越急,越吹越冷,父亲就判断,明天早上要起霜。早上打开门,场基上堆放的稻草、倒盖萝卜丝的簸箕及靠墙的锄头等农具木柄上都起了霜。尤其来得毫无征兆的霜,给刚泛着绿意的庄稼和树苗,乃至所有新生的、冒尖儿的“当头一棒”,它们都被灼伤,可也吹响了冬藏集结号。于是,一场浓霜后,村里家家户户就忙着铲白菜、拔萝卜、腌咸菜、打香菜、挖土窖藏红薯和白菜……还有,赶紧准备农家肥、烧制草木灰,好给刚出土的麦苗、油菜秧“加衣”御寒等。忙完之后,大家就开始等待第一场雪的来临。

没有人能离开阳光。但是,因为阳光每天都普照万物,人人可得,人们往往对她却不大在意——人就是这样奇怪,越是易得的东西,越是不知道珍惜。

一个潜艇队员,常年生活在深海,他对阳光的感受令我们感慨而深思。他说,每当结束几个月的水中生活回到地上,见到太阳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有时真想一整天地躺在阳光下,哪怕晒得满身流油也不想回家。这样的感受我们应该能理解,因为他已长久没有得到阳光的温暖与拥抱了。

我们岂是不大在意温暖的阳光?我们也不常常忽略了自己身边太多“平常”与“易得”的人、事、物、景吗?想想看,我们每天都享用着的茶饭汤饮衣食饱暖;我们身边常常伴随的亲情友情;我们那份看似普通却能养家糊口的工作……这些不都常常被我们忽略吗?而这些被我们忽略了,都有着滋养我们

一朵雪花的绽放

朱宜尧

平庸的雪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朵花。从它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个老生常谈之态,薄如蝉翼,洁白如玉。它飞舞着,忽聚忽散,或旋或飘,轻轻盈盈,从天而降。

雪花是冬的蝴蝶,是春的信使。一片一片,苦口婆心地诉衷心肠。

我有时看雪花,出一会儿神,发一会儿呆,想着天空的心事,探寻一朵雪花的心情。每一朵雪花都有自己的绽放。

雪花雪花,是雪做的花。有时,它是有脾气的,把自己蜷缩成白色的小米粒,打在衣物上沙沙响;有时,它从坚硬的小米粒里钻出头来,在干冷的空气中,探出一朵朵冬的晶莹来,手拉着手,飘飘洒洒就来到了人间;有时,它真是怒气冲冲,大如鹅毛,沸沸扬扬,好似洁白的火焰,燃烧着纯洁。

一片片落在了地上。一片片叠压在了干枯的枝条上。不多时就有了厚度,有了纯度,有了松软,有了质感。

世间万物如此,当独立无援之时,好似存在是存若无存,视若无视。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了自己的色彩,有了自己的纯度与质感,成了别人眼中的艳羡,那种持续的绽放,让人看到了持续里的“含金量”,不可小觑的力量与希望。

谦虚的雪花从未彰显自己,落在地上的不气馁。它们从高远的高空来到了人间的最低的低处,从最高跌入最低,没有因为巨大的落差而变了脸色,每一片雪花都保留着自己内心的本色,纯一色的洁白。它们把人间从秋的萧索杂乱换得人间同色一新。

雪落在枝条上,忽然摇身一变,成了最好的安抚员。它们知道曾经高大并有着耀眼的绿色的树,经过春夏秋季经营的绿叶就这

贴够了秋膘,急欲扫除满满的浊气,可亲近的唯有气质清爽之物。

沙松尖,便是在这时节遇见的一桌大菜之中,眼睛独爱那小小的一盘,看它疏疏落落的嫩绿。没一点儿油腻,也没一点儿缠绕,每一束都清爽地散着自己的叶。入口是隐隐的松脂香,好像看见松脂偷偷流到山民的手指,听见松香块涂在小提琴弦上。盐只一点儿,于细腻鲜嫩的沙松尖已足够。

后来才知,所谓沙松尖并不是松针的幼年。沙松树是长在松树旁的灌木,叶片是扁的,是松树中少有的可以入菜的一种。云南人大概最早发现了这道美味,按着当地人的说法,“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就是肉。”植物学家眼中的这种那属,到寻常百姓眼里,只能不能吃、好不好吃。

陆游写过一首《晨出》:
 味爽睡醒足,起扶藜杖行。
 关山听晓色,草木度秋声。
 市晚船初发,奴勤地已耕。
 道边多野菜,小摘助晨烹。
 清晨睡到自然醒,拄着拐杖便出门看山色,听秋声了,路边随手摘得野菜,便成了佐饭的好味。赶集的船开了,家中地也耕了,一餐落肚,满足了。其时,诗人陆游卜居家乡绍兴镜湖流域,一头扎进乡野,关心粮食和蔬菜,过着今人看来理想生活。

舌尖期待霜漫天

赵柒斤

霜赶走了秋的浪漫,带来了冬的冷峻。可农人们为什么还如此期待一场浓霜?主要是舌尖待见霜的缘故。因为“霜”这种白色的细小晶体,既含“钙”的功能,又有“盐”和“糖”的成分?秋熟的蔬果经霜与不经霜,味道截然不同。家乡的腌白菜,没经霜易坏,一旦被严霜“亲吻”,宛如吸收了来自于天地间的“钙片”,腌制不仅不易腐烂,且菜杆和叶筋等也变得清脆爽口;“霜”还能改善萝卜、地瓜、红薯等埋于地下“水果”的品质,既能除掉它们身上的“土腥味”,又使其变甜。可以说,对长期潜伏于地下的蔬果而言,“霜”就是“糖”和“佐

料”……
 老乡们对文艺的“霜”,也许仅会使用歇后语“霜打的茄子,蔫了”,年过八旬的父母将霜的实际功用发挥到极致:舌尖期待霜满天。从这个角度讲,父母和老乡们也许更懂“霜”。故而,在此言“霜”,实有班门弄斧之嫌。

其实,“霜”是有趣的东西。它可以古雅、艺术。东汉许慎《说文》注释“霜”为:“露所凝也。土气津液从地而生,薄以寒气则结为霜。”《诗经》更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金句。降落唐宋的“霜”,更留下诸多千古绝唱,除唐代诗人张继唱响“月落乌

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李白的“徒镜镜中发,羞彼鹤上人”,贾岛的“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苏轼的“冰盘若琥珀,何以糖霜美”等,无不令人回味无穷。“霜”也很摩登、时尚,现代人喜欢的润肤化妆品,不少以霜命名,诸如珍珠霜、白玉霜等。

当然,“霜”在人们眼中皆含严厉、锋利等之意,“傲雪凌霜”“雪上加霜”“饱经风霜”“冷若冰霜”等莫不如此,形容严厉的法禁称为“霜法”,严苛的法典为“霜典”,就连古代御史台也叫“霜台”,如此抬举“霜”,或许“霜”给予人类好处太多,经霜的蔬果,让我们的舌尖享受到美味;枫林经“霜”打,便灿若云锦、如烁彩霞,让人们流连忘返;一个人只有经得起风霜的考验,才能成长,成熟。总之,霜这种小晶体在每个冬天里,也以独有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精彩,抒写了自己的华章……

也算阐释并了知生命的真义了。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剔除心中时时滋生的偏见与歧视,更要抛却令人厌恶的自私与傲慢,以阳光的胸怀接纳生命中已遇将遇的一切。

生活中处处需要阳光,我们在追求生活的幸福如意时,当从生活的富庶繁华中抽点时间,俯首于生活的阴暗处,借明媚的阳光温暖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更要于大气洒脱的豪迈中感受卑微生命里涌动的渴求和尊严。做不到这一点,就难以清扫他心和自心的尘埃与雾霾,就无法给别人提供温暖与光照,无法净化心性提升自我。心中常存一份阳光般的慈悲与平等,你的心里才会有阳光恒久的温暖,你的生命才会有灿烂明丽的底色,你生活的长廊里才会呈现一般的风光。

像阳光一样存在吧——只有心存阳光般的品德,才能去温暖人生温暖世间;只有心存阳光,你才会成为一个平凡但绝不平庸的人。

像阳光一样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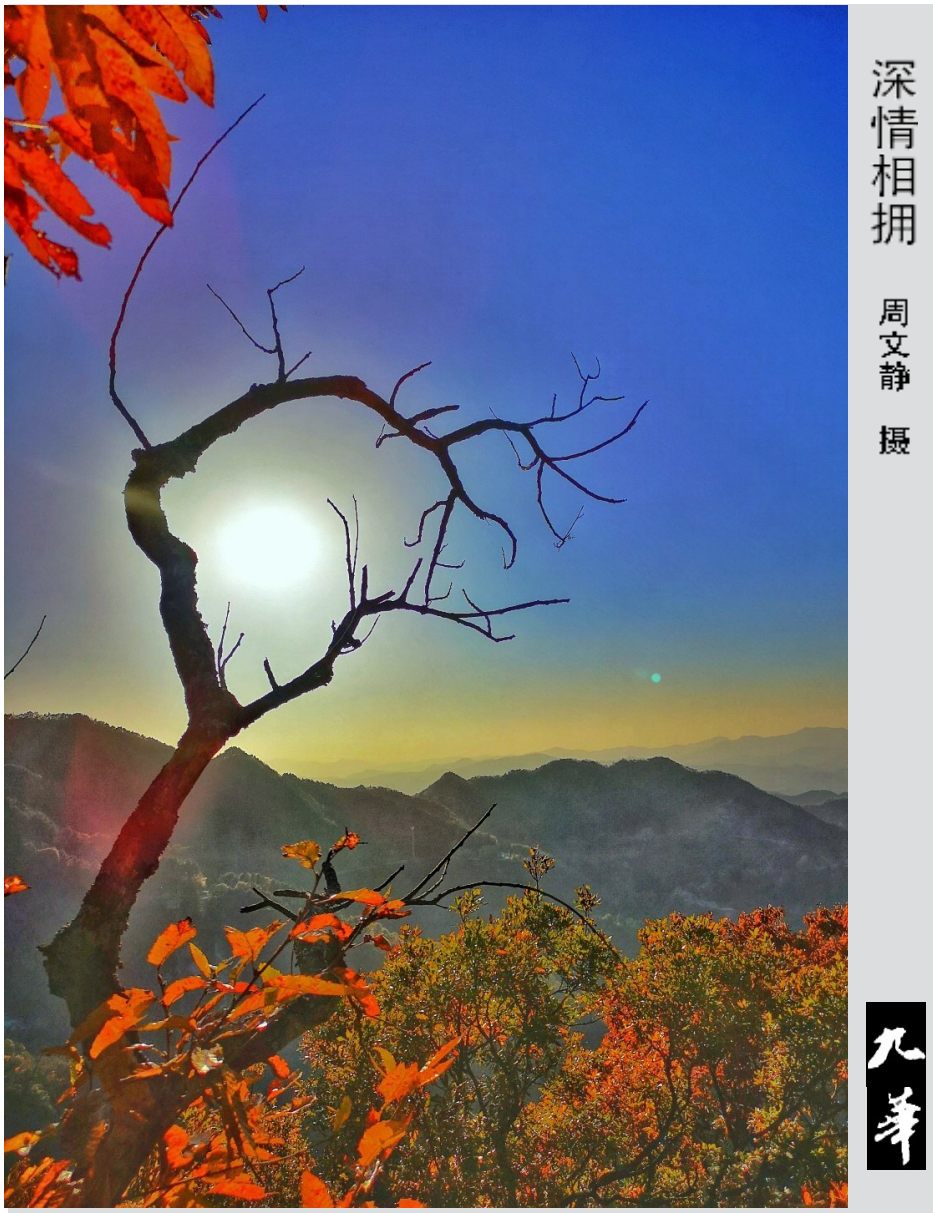
崔国银

身心的妙用啊。

好在,阳光是慈悲而大度的,你如何不在意,甚至忽略她,她依然每天都播撒着光明和温暖,没有丝毫计较。然而,阳光虽无言,却又以爽朗的热情告诉我们——别总是追求崇拜凤毛麟角,出类拔萃者毕竟稀少难遇,常态的平凡与普通才是生活的真相,才最值得我们感恩、呵护与珍爱。所以,我们当铭记阳光的忠告,像阳光一样存在。

是的,像阳光一样存在——即使被忽略被误解,也从不计较,依然一次次将该有的光

与热播撒出去——让人感到,你的存在是在给他人制造温暖与和谐。像阳光一样存在,善待所有与你有缘的“普通”或“平凡”——家人亲朋也好,邻里同事也罢,让他们都能得到来自你内心阳光般的温暖,并一起焕发出本有的热度与光亮,共同照亮温暖一方。如果世间的人事都能如此和谐相济,即使是风霜雨雪的冬季,人间也依旧温暖祥和。像阳光一样存在,远离灰暗的阴影,让心中的明亮与豁达化作心灵的温存与光芒一起透射出来。你可知道,能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生活的花朵,你便



深情相拥

周文静 摄

九华

秋浦三叠

吴少东

秋浦河畔念李白

风中的石楠与女贞,翻动暮春之光,万千树叶上闪现缤纷的诗句。在秋浦河畔,面对一心北上的河水,面对再也无法越江而去的河水,我只想起李白。长江,是他与唐朝最后的界线

长江很近,长安很远。渭水之冰冻结了还国的归舟。而皖南,备下驱寒的炉火。三千丈愁丝,不算宽阔石台有引你的灯盏与渡口。有一剂威蕤又镇痛的草药就着秋浦的碧水喝下吧祛你心尖的积雪

秋浦好啊,可以钓千重山秋浦好啊,可以观白鹭飞秋浦好啊,可以消万古愁三百六十里绿水,淘洗断肠看花,饮酒,写诗,写十七首将黛声与秋霜,摺在水车岭上。出门仰天大笑的吟吟者何曾委屈过一寸山水

何曾摧眉折腰事权贵?惟在秋浦,你,低头礼白云

秋浦河漂流后返钓鱼台

换上蓝花沙滩裤和白T恤穿着拖鞋,我们逆水走在岸边。击水的桨,搁在漂行的尽头。湿衣衫与急流冲撞的欢声提在各自的手中。河滩松软,向晚静寂秋浦若遭遇爱情女子,安美而乖顺

夕阳照在绵延的山峦之巅一条金色的秋浦,横于半空。苍郁的林木,举着这一天最后的光,让我见着火焰。前边快步的年轻人啊,不断的老去,曾让我懊恼但我从未怀疑再生的活力。前半程的奋力划行,让我早于你们冲过了几重险关。先前不断打湿的前胸后背在夕光中被体温渐渐晒干。我的手臂,已生成加长的双桨。我的岸不在两旁

我横于半空的半生的亮色能配得上这青山碧水与你的青春吗

游白石岭至百丈崖一线

我看着那些散落的巨石在河流冲撞中,静如一派羽毛。阳光从裂谷的顶端注射下来,多年前崩落的疼痛没有了。当初与山崖离析的生硬裂痕,没有了。一里外的青苔,卷在石中

有人在起伏的索桥上高喊但再无一粒石块坠入溪中。百丈崖深藏江南的叹息像我捺捺半生的暴躁脾气。没有了。再生的樟树像收不回去的手臂与脚步。我的影子,楔在壁岩里

在初夏的林间穿行,水声越来越远,似在挣脱耳中的河床,挣脱进山前呼啸的红尘。我们安栖的巨石何在?刚才,在山径的拐弯处我将一棵倒伏的大树吃力扛起但重置的丛林何在?

这短暂的静穆,让我想起徘徊不舍的白石岭唱着目连救母的古村落。我前世亲手搭起的马头墙高昂的马首,已不见嘶鸣

杏花村

张含澍

小学课本上杏花是杜牧的那首《清明》古诗语文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会背诵

现在杏花是池城的封面每年春天都会被春风轻轻打开江南的秀色不在你的眼前就在我的心头

沙松尖

葡萄

何谓理想生活?有山有水,天生天养。菜蔬就长在大自然里,田间地头,山川湖海,你只要去采就够了。而不是用塑料薄膜包得严严实实,摆在散着冷气的货架上,用同一副面孔等你掏出手机扫付款码。人们或许感恩物流的效率,感恩厨师的手艺,感恩从农田到餐桌的过程里每一道工序、每一位劳动者,却毫不觉得哪一餐饭真正是上天的馈赠、自然的恩赐。

陆游大概不会想到,我们曾能够“亲手采摘”桃子、草莓、樱桃,而花去数倍于桃子、草莓、樱桃的价钱。而更糟糕的是,超市的货架是如此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一年四季重复轮换,太容易便吃厌了所有的红红绿绿。古龙曾写过,“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其实他说得还不够准确,确切地说,应该是“遥远的异地的菜市场”。只有放眼望去,发现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新鲜玩意儿没见过,没吃过,不知其味,人才会激活最原始的欲望,不甘心就此死

去。

对于北方人来说,初遇沙松尖,便有类似的效果。你甚至还想去看看它长在树上的样子,是怎样毛茸茸的一株株、一片片。而在云南当地,谁没挖过野菜,没找过山货,甚至都不足以谈童年。据说,在澄江的野菜中,沙松尖并没有多么珍贵。比之于刺脑包、梁王茶等,沙松尖要好采得多。春天里,背上的竹篓、腰间的渔网、手上的镰刀,都不闲着,转瞬就凑齐了一桌好菜。哪里便少了沙松尖?

而我在入秋餐桌上吃到的沙松尖,想来是盐水浸泡保鲜的“餐厅专供”了。得益于古老的技术和更新的食欲,春天冒头的沙松尖也能四季长春。它们经过遥远的路,每一束都在鼓胀的透明袋子里水车一样地沉浮,直至后厨备餐的小工扑哧一声剪开袋子,用清水一遍遍降低盐和各自添加剂的浓度。他有没有亲手掐过沙松尖?有没有凑近鼻子,闻过不加盐的松蜜油一样的清香?风起了,该有阵阵的松涛声,而不是隔壁灶台轰隆隆的油

烟。他大概和我一样,只能在想象里画他的画。

日本轻小说作家有川浩写过过一个过于甜腻的故事,取名叫《植物图鉴》。花道世家的长子日下部树偏偏不爱雕琢的花道,一心亲近自然,只将路边的野花野草一采、一煮、一炒,就让陌生女子河野彩香卸下防备,把一日借宿伸长到半年。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是用樵夫牧歌式的影像俘获了大把少女心。

如果说,花道大师擅长“用花来体现心、眼睛看不到的东西”,那么有川浩则是用一菜一蔬的自然回归,戳中都市人的痛点,提醒人们穿越现代生活的迷雾,去看见那些原本就在眼前却一直被忽略的东西,甚至是接纳一种不消费而依然有吃有喝有人爱的生活选择。

明太祖第五子朱楠曾编写《救荒本草》,学者李濂在其序中说:“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书也有助于民生大矣。”在自然灾害频仍的明朝,这实在是一本严肃得毫不浪漫的植物图鉴。但放到今日,一眼望去,414个条目中图认不全,字也认不全,想象个中滋味,心思活络,竟暗暗给此书起了个俗名,叫做《一生要吃的414样野菜》。当然,现代作家也不妨加上第415种,如果谁恰巧也吃过沙松尖的话。